

經義考

冊三

卷之三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四書二

魏氏天祐四書說

佚

魏了翁誌曰公邛之蒲江人諱天祐字德先始以詞賦登里選累舉不利當以恩補官辭不受於是年七十矣益大肆於學聖賢經傳歷覽博究旁及百家之論二氏之辭融貫異同會心適意舉世之可悅可慕無以易其樂者卒年八十有二平生論著有論孟中庸大學說藏於家

祝氏洙四書集注附錄

未見

胡炳文曰洙字安道建安人

姓譜洙穆之子寶祐進士景定中爲涵江書院山長

胡氏升四書增釋

未見

姓譜字潛夫婺源人淳祐庚戌以布衣領薦壬子登進士第授國史編校

江氏愷四書講義

佚

馮氏去疾四書定本

佚

姓譜去疾理宗時知興國軍

胡氏仲雲四書管闕

未見

陳氏元大四書講義

佚

姓譜字孔碩温州儒學教授世稱北山先生

朱氏公遷四書通旨

六卷

存

按通旨一書以類編之其目九十有八曰天曰天地曰命曰性曰仁曰義曰禮曰知曰信曰仁義禮知曰仁義曰仁

知曰禮義曰知仁禮曰知仁勇曰德曰道德曰中曰中和
曰中庸曰敬曰一曰誠曰心曰身曰志曰意曰思曰情曰
恥曰樂曰好惡曰剛曰勇曰道曰孝弟曰忠恕曰恕曰忠
信曰聖曰氣曰氣質曰才曰鬼神曰禮樂曰樂曰禮制曰
權曰人曰人品曰道統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曰孔子曰
孔門弟子曰子思曰孟子曰古今人物曰大人曰君子曰
士曰善人曰狂狷曰鄉原曰君子小人曰教曰學曰行曰
師道曰諸經曰義利曰祭祀曰喪祭曰文質曰文曰言行
曰言辭曰過曰節操曰名聞曰異端曰人倫曰父子曰君
臣曰君位曰君道曰臣道曰朋友曰名分曰世俗曰知人
曰用人曰交際曰義命曰富貴貧賤曰困窮患難曰辭受
取予曰出處去就曰治道讀者微嫌其繁公遷字克升鄱
陽人

王氏柏標注四書

□卷

存

陳氏普四書句解鈐鍵

經義

考

卷二百五十三

二一中華書局聚

佚

四書講義

二卷

存

按石堂四書講義附載石堂集大學十篇中庸二篇論語十篇孟子四篇

黃氏淵四書講義

未見

鄭氏樸翁四書指要

二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黃虞稷曰宋太學生與謝翱友善入元不仕

龔氏靈松四書朱陸會同注釋或作張靈松

二十九卷又會要一卷

未見

袁桷序曰五經專門之說不一既定於石渠鴻都嗣後學者靡知有異同矣易學以辭象變占爲主得失可稽也王輔嗣出一切理

喻漢學幾於絕息宋邵子朱子震始申言之後八百餘年而始興者也春秋家劉歆尊左氏杜預說行公穀廢不講啖趙出聖人之旨微見劉敞氏葉夢得氏呂大圭氏其最有功者也尊王褒貶則幾於贅是千餘年而始著者也書別於今文古文晉世相傳馴致後宋時則有若吳棫氏趙汝談氏陳振孫氏疑焉有考過千百年而能獨明者也詩本於大小序諸家詩已廢毛公說尊獨蘇轍氏始刪鄭樵氏悉去之朱子祖之此又幾二千年而置議焉者三禮守鄭玄氏正義皆旁證曲附唐趙匡氏始知其非宋諸儒駁鄭幾不能以立甚者疑周官非聖人書卓識獨見雖逾千百世百萬古而不泯是則寧能以一時定論爲是哉曩朱文公承絕學之傳其書序疑非西京於孝經則刊誤焉詩去其序易異程氏中庸疑於龜山楊氏程楊朱子本以傳授者也審爲門弟子世固未有以病文公也陸文安公生同時仕同朝其辨爭者朋友麗澤之益朱陸書牘具在不百餘年異黨之說興深文巧闢而爲陸學者不勝其謗屹然墨守是猶以泥丸而障流杯水而止燎何益也淳祐中番禺湯中氏合朱陸之說至其猶子端明文清公漢益闡同之足以補兩家之未備抑又聞之當寶慶紹定閒黃公幹在朱子門人不

敢以先人所傳爲別錄黃旣死夸大務廣有語錄焉有語類焉望塵承風相與刻梓而二家矛盾大行於南北矣廣信龔君霆松始發憤爲朱陸會同舉要於四書集陸子及其學者所講授俾來者有攷刪繁會精予於龔君復有望焉夫事定於千百年則罔有異論故歷舉興廢之說若是噫龔君之書有俟於後若予言亦殆將得以同傳也

黃虞稷曰貴溪人宋咸淳鄉舉元郡縣上所著書於省省聞之朝授漢陽教授不就

董氏鼎四書疏義

佚

邱氏漸四書衍義

佚

謝鐸曰邱漸字子木黃巖人講明道學鄉人尊之曰木居先生周氏焱四書衍義

佚

王義山序曰晦翁四書與六經並行於天地閒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前聖繼絕業爲萬世開太平此書也蓋自洙泗而後漢

唐以來論孟庸學雖老師宿儒無以過而問焉者漢多訓詁之儒唐多辭章之士病在此也至宋始有伊洛諸大儒出有功於六經不細而言論孟者或不及於庸學言庸學者或不及於論孟未有知四書之爲全書者惟朱夫子沈涵義理之精微研覃性命之蘊奧定爲四書所謂集大成者也豈漢唐諸儒所可語此嘗謂宋理學漢唐所無宋諸儒洙泗所有於戲盛哉青原白鷺閒有學先師之學者衡齋先師周君焱是也衡齋取宋高第人謂指日金馬玉堂矣衡齋薄蓬萊弗卽老於著書有通鑑論斷行於世今又有四書衍義不特史學精於理學尤精也近世真西山作中庸大學衍義而不及論孟非若衡齋所衍爲全書也或曰四書之作曾經聖人手議論安可到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非不能也不敢也先師嘗曰某爲是書極知僭踰無所逃罪先師且不敢衡齋敢爾予曰衡齋非敢也不過發明門人所問之未及且先師庸學二序皆曰以俟後之君子衡齋先生所謂後之君子也

寶祐登科錄周焱字養晦小名壽孫小字九齡本貫吉州吉水縣江西通志周焱吉水人寶祐四年進士官南昌知縣入元不仕

吳氏梅四書發揮

佚

括蒼彙紀吳梅字仁伯麗水人何北山弟子咸淳乙丑進士官浦江錢塘二縣尉

陳氏煥四書補注

佚

曾氏子夏四書解

佚

衛氏富益四書考證

佚

梁氏志道四書通紀

佚

赤城新志梁志道臨海人咸淳十年進士官教諭

胡氏一桂四書提綱

佚

王瓚曰永嘉人字德夫號人齋

何氏逢原四書解說

佚

趙氏惠四書箋義纂要

十二卷 又紀遺一卷

存

劉有慶序曰聖道散而爲言猶元氣散而爲物未嘗一日不燦然穹壤閒惟閉蟄於冬晦冥於夜則不能有見秦滅學學者如窮冬厚夜有目無睹千五百餘年而大儒繼作冬復春夜復旦然後萬物形色元氣之燦然復著善觀物者觀此足矣友人鐵峯趙君惠雅是子言一日以所輯四書箋義示予予愛之曰是能羽翼傳注殆所謂無是書則是理有闕然者乎雖然散在萬物元氣之迹爾執一物以議元氣不可也學者能因迹以求其心則精輟小大孰非一貫之妙哉不然程子玩物喪志之言不可不懼泰定改元歲甲子

李粲序曰讀書之法必先通訓詁曉文義而後可以通聖人之意譬諸泝大江必涉其流而後可以達其源也四書至文公盡矣無用更加注脚然其書中凡所援引證據或有攷於注疏音義或有取於名物度數務從簡明不復該載讀者猶或病之南昌鐵峯趙君博學多聞授徒之暇蒐輯經傳子史百家之書作爲箋義鉤玄

提要本末兼備要皆羽翼文公之說非有異於文公也趙君之用心亦勤矣是編出使家素乏書者得之則免借癡之誚牙籤富蓄者得之則免檢勘之勞其有益於學者亦多矣雖然趙君之箋是書蓋欲學者由是而知文公之說由是而通聖人之意而造於聖人之道非務爲博洽而已苟用心於枝葉而不究其本則先儒買櫝還珠之說可不戒哉而亦非趙君箋書之意也泰定元年甲子九月

曾翰序曰韓文公謂儀禮難讀予謂惟四書爲難讀爾有能虔心涵泳切己省察知聖人之所以爲聖而吾之所以未至於聖人者精思而求之至於浹洽貫通真實履踐對是書而不愧怍者而後謂之善讀而四書之難讀豈不信邪而讀集注者於其制度器數之本末經史子集之事實羣公先儒之格言有一事之不知一語之未解若無大相害也然讀之之際不免於疑滯之患則亦善讀者之累也鐵峯趙先生以其難爲憂卽凡集注之所引皆箋釋於其下俾讀集注者開卷瞭然無復疑滯而何難讀之有予讀書於肖堂陳氏館知先生用力者二十年然止欲以課兒則先生之心亦狹矣有能鐫諸梓以公天下則豈徒讀者之幸亦述者之幸也

泰定乙丑仲春月

德自序曰四書箋義者箋章句集注之義也予嘗置四書於几有叩之者曰子習紫陽之說乎曰然曰大學序云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王宮之學何所考盤銘或問引刀劍戶牖等銘見於禮書者云何予則瞿然未知所對於是溫繹前傳采摭凡要因其言以求所本考其異以訂所疑彙箋成帙因以課兒且戒之曰朱子所釋蓋羣經子史之義皆有焉苟以四書急決科利而他書置所未暇則凡昧於傳注者不特失其所未暇遂并所急失之矣然明辨必由博學是箋也庸謏豈能畢通之後有同志補輯遺闕刪正繆戾斯文厚幸乎哉致和戊辰夏五拙

張存中曰四書箋義趙氏所輯與杜氏旁通熊氏標題相類而過於繁冗

按鐵峯趙氏箋義崑山徐氏傳是樓有雕本前有序四篇一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眉山劉有慶一將仕郎撫州路崇仁縣丞番陽李粲一承事郎吉安路同知太和州事曾翰一爲德自序其書雖遵朱子論說而以大學爲先次以論語又次孟子又次中庸

熊氏永標題四書

佚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三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四書三

劉氏因四書集義精要

三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張萱曰元學士劉夢吉會萃朱子或問及門人記錄論辨之書凡三十五卷

蘇天爵曰初朱子於四書凡諸人問答與集注有異同者不及訂歸於一而卒或者輯爲四書集義數萬言先生病其太繁擇爲精要三十卷簡嚴粹精實於集注有所發焉

陳氏天祥四書選注

二十六卷

佚

四書集注辨疑

十五卷

存

張養浩曰或謂四書辨疑雖不作亦可竊謂人非生知孰能無疑疑而辨焉乃講學之事昔司馬溫公疑孟子歐陽文忠疑繫辭固不害其爲大賢也

按四書辨疑元人凡有四家雲峯胡氏偃師陳氏黃巖陳成甫氏孟長文氏是書專辨集注之非曾見吳中范檢討必英藏本乃元時舊刻不著撰人姓氏繹注中語於置郵傳命曰今之傳舍曰館驛亦曰馬站又曰馬鋪步遞之舍曰急遞鋪中原多事之日曾三十里置一馬鋪大概十里一鋪爲常於魯平公將出章據中原古注本以定南方本傳寫之誤又曰自宋氏播遷江表南北分隔纔一百五六十一年經書文字已有不同云云成甫長文並淵人注辭不類若雲峯四書通一宗朱子不應互異其爲偃師陳氏之書無疑且其卷數亦合遂定以爲天祥著天祥字吉甫官至集賢大學士中書右丞卒諡文靖

又按蘇伯修撰熙行狀曰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注至北方者潯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負爲說非之趙郡陳氏獨

喜其說增多至若干言及來爲真定廉訪使出其書以示人先生懼焉爲書以辨之其後陳公深悔而焚其書元史列傳亦云然則范氏所藏乃陳氏焚餘本也

胡氏炳文四書通

二十六卷或作三十四卷

存

炳文自序曰四書通何爲而作也懼夫讀者得其辭未通其意也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心之所寄也其書推之極天地萬物之奧而本之皆彝倫日用之懿也合之盡於至大而析之極於至細也言若至近而涵至永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學者非由暢而旁通之未易謂之知味也非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未易謂之窮理也予老矣潛心於此者餘五十年謂之通矣乎未也獨惜於疏其下者或泛或舛將使學者何以決擇於取舍之際也嗚呼此予所以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異也會之庶不失其宗辨之庶不惑於似也予不能自謂能通子朱子之意後之通者儻恕其僭而正其所未是則予之所深冀也